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贊善臣莊承籛

謄錄貢生臣王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至和元年九月辛酉朔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察為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蔡汴河置水遞鋪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

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檢内衣庫積尺羅帛及建言水遞鋪非便又言内藏庫不當買交抄又言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外勘鞫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議當論列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解使權朝廷因遂其請臣竊為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辨治亂之所繫也不可不審陛下以察之所陳是邪非邪以為是則宜使察且

主大計以塞姦倖之路以為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
累日以來日色不光天氣沉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
事之應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陛下宜以察所爭四
事下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
庶幾上應天變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趙抃亦言察若
有罪不當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遽罷乞令依舊職
局追還新命不報抃西安人也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
幸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王鼎為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内侍楊永德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為不可永德横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鼎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為使鼎為發運副使乃四月辛酉令因楊察罷三司附見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

法於是勞佚悉均吏不能為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姦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殿中丞王安石為羣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羣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館閣校勘沈康詣宰相陳執中自言屢求為羣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不帶職又歷任比康為淺安石既不肯為願得為之執中曰安

石辭讓名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校資任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厚也康憖沮而去　詔梓州路轉運使如聞戎瀘知州每遇夷人入寇領兵按邊而所過多率民供饋糧肉寇未至而民已擾其嚴行禁約之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為學士於是察加承旨

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葢第七㒷也温成皇后之喪洙
鈎摭非禮陰與石全斌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
喜其助已故㒷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為兵部員
外郎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劉敞並知制誥
仍以敞為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應驟
遷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耶謝日上面諭以外間
事不便有聞當一一語朕也

乙丑詔比聞差官繕修京師官舍其初多廣計工料既而指羨盈以邀賞故所修不得完久自今須實計工料申三司如七年內隳損者其監修官吏及工匠並劾罪以聞

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抑僥倖於是有鏤匿名書布京城以搖軍情者帝不信丁卯詔開封府揭榜募告者賞

錢二千緡願入官與大理寺評事或侍禁已有官及係軍籍若優與遷轉徒中自告特免罪亦與酬奬僧道褐衣者與紫衣紫衣者與師號已賜號者與僧官如願賜院額及欲度童行者亦聽

戊辰三司使王拱辰言閤門以臣班觀文資政殿學士之上令高若訥吳育皆二府舊臣望許依近例外殿序臣班於其下從之

彰德節度使兼侍中駙馬都尉王貽永言奉詔許朝朔望恩禮優絶今足疾少損乞五日

一奉朝從之

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令衆持兵仗刼糧廩一切寛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恤餓莩所廹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壬申侍御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知雜御史如當擢用不計資任深淺並且令任三司副使侯叙歴三部

方改授待制詔自今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旋取進止此據會要乃九月十二日事非十二月壬申也今附見

癸酉詔臣僚陳乞親戚毋以文資侵射右職差遣

甲戌滄州均田稅民或以為未便其令復輸如舊此事必與田京相關皇祐四年八月可考

乙亥契丹遣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吳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嘗遣耶

律防來使竊畫帝容貌曽未得其真欲交馳畫象庶瞻
覲以紓兄弟之情徳等又乞親進本國酒饌不許（交馳畫象朝廷多有議論趙抃疏其一也蘇頌作孫抃行狀云或者慮敵得御容敢行呪詛抃言其不然卒許之張唐英政要云敵後得御容具儀仗拜謁驚嘆令皆不取）
丁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囚並覆奏之初開封府
言得樞密院劄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
百姓則未有明文上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為回謝契丹使德州刺

史李珣副之拱辰見契丹主於混同江其國每歲春漲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契丹國母愛其少子宗元（案遼史帝紀及皇子表皆作重元）欲以為嗣問拱辰曰南朝太祖太宗何親屬也拱辰曰兄弟也曰善哉何其義也契丹主曰太宗真宗何親屬也拱辰曰父子也曰善哉何其禮也既而契丹主屏人謂拱辰曰吾有

顧弟他日得國恐南朝未得高枕也至和元年王拱辰別錄契丹主又云

更為西界昨報休兵事從初不稟朝命邊上頭作過犯遂行征討緣元昊地界黃河屈曲寡人先領兵直入已奪得唐隆鎮韓國大王挿糧船遶頭轉來寡人本意待與除滅却為韓國大王有失備禦却被西人伏兵邀截船糧是致失利今來既謝罪遂且許和拱辰荅云元昊前來激惱南朝續次不順北朝始初南朝亦欲窮兵討滅却陛下頻有書來解救遂且許和自聞皇帝失利南朝甚不樂契丹主云兄弟之國可知不樂拱辰又云南朝亦知北朝公主先聘與元昊殊不禮待憂幽而卒契丹主云直是飲恨而卒然只是皇族之女拱辰云雖知只是宗女亦須名為陛下公主下嫁豈可如此不禮令或陛下更與通親母乃太自屈也契丹主云更做甚與他為親只封冊至今亦未曾與拱辰慮其再通姻好即與中國不便故因話而諷之拱辰又云今來陛下且與

含容亦是好事陛下於西羌用兵數年其殺獲勝負亦畧相當古語謂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豈是帝王仁德好事契丹主云極是也兩朝誓書冊內有此令用注待考或當修入正文

壬午送契丹國馴象二

癸未禮院言温成皇后葬所請稱温成皇后園陵從之

乙酉温成皇后啟殯上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

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為宰相不當領温成皇后監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臺官諫宰相護

喪實錄止載孫抃及侍御史范師道毋湜三人按趙抃時為殿中侍御史亦同論列實錄偶遺之今但云率其屬則臺官俱在矣

丁亥改命劉沆為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石全斌為園陵監護都監劉保信為園陵同監護都監　詔代州五臺山諸寺收童行非有人保任毋得係籍時雄州言契丹遣蔚應武朔等州人來五臺山出家以探刺邊事故條約之　禮院請溫成皇后廟祭器視皇后廟一室之數從之

己丑太白晝見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傭雇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之同

居親為昏違者離之

甲午禮院言温成皇后四時薦新及朔望並如皇后廟

令宗寺官行事從之

丙申宰臣率百官詣奉先禪院奠温成皇后上不御前

後殿

丁酉葬温成皇后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挽歌詞宰相率百官進名奉慰　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温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温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夫此典禮素定不可輕變者議論異同如此是為禮官而以禮自舞也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寖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

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葬溫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
玉以紓國用從之
己亥范鎮又言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
請詔中書樞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
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為怪此臣區
區不得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為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
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為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
忤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

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彫敝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内寇壟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敵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若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巳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

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民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為備禦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忤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走奔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寛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

下之民民力寛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為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謫見於天皆民之慼也伏請明敕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

地之變而為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臣以募兵塞責當是王德用事見皇祐元年十二月

庚子賜虔州祥符宮道士洞淵大師李思聰為元妙先生思聰上所撰璇霄列象拱極圖也

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建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内銓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子之孝也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嘗建議曰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

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則以當喪墨縗為榮以之錫類是為傷恩以之教民是為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

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絕其俸祿亦為太薄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為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

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為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以救人子匍匐之哀至仁至恵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用此令臣以為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宜分別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慶歷三年七月聽三司副使以上持服仍續俸武臣非在邊者亦聽嘉祐四年九月七年九月詔書當考

丙午温成皇后神主入廟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丁未詔陜西災傷州縣權停催理貸糧

己酉葬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張堯封母齊國夫人曹氏輟視朝后臨終見帝以祖父未葬為託於是為葬其三世於冢旁

辛亥賜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毋入謁時安國自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歸故賜及之

癸丑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刁約提點在

京刑獄初約見温成皇后壙中物多侈麗而私言於人監護内臣乃密以聞故出之諫官范鎮言約無過不當出乞明降所犯以解羣惑不報

乙卯詔樞密使王徳用髙年日入朝謁具特免拜

丙辰太常少卿周湛直昭文館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湛入辭上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隂致包苴於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茍附權要以謀進身上諭湛乃十一月乙巳令幷書湛穰人

戊午幸城北砲場觀發砲遂宴從臣賜衛士緡錢

是月詔大將軍致仕遇南郊陳乞親子孫班行若如元係正團練使及遥郡防禦使已上曾任兩省都知除致仕者每遇郊恩許奏一名曾任正刺史及兩省押班致仕後遇郊恩許奏一名依例與班行後更兩遇南郊方許更奏一名仍勘會歷任無贓罪者施行其餘分司致仕官更不得陳乞此據會要

十一月庚申朔知梓州吏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何郯

為天章閣待制留再任

辛酉降同知太常禮院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集賢校理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嘗預為印狀列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奏施行及追贈温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司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嘗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内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

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朝廷訪問禮典稍大無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亶於開封府使按其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於禮院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禮院吏相率逃去初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温成皇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翰

林學士承旨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祭而充監禮上又遣内臣臨視内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温成廟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其於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内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奏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抃奏祭襄不按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於是執政以充因祠祭敎抃上言又禮直官日

在温成葬所訴於内臣云欲送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

與真卿也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

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黜

不報

壬戌免華州雲臺觀田税

癸亥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侍講學士户部侍

郎楊察權三司使事　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自令雖

無出身亦聽佩魚舊制自選人入爲堂後官轉至五房

提點始得佩魚提點五房呂惟和非選人入授司天監五官正例求佩魚特許之　知開封府蔡襄言內東門市行人物有累年未償價錢者請自今並關雜買務以見錢市之其降出物帛亦估直於左藏庫給錢從之

詔諸路官代還者其護送公人如聞已僱人為代而官司復令執役民甚苦之自今須計程滿日方得追呼

甲子御史中丞孫抃言西川屢奏儂智高收殘兵入大理國謀寇黎雅二州請下益州張方平先事經制以安

蜀人從之　詔三司河北歲大豐其令緣邊州郡便糴軍糧三百萬馬料三百萬　又詔修城西砲場臺仍令八作司繪圖以聞　內出太廟禘祫時饗及溫成皇后廟祭饗樂章樂曲下太常肄習之

乙丑太常丞直集賢院判磨勘司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諫官爭言吳充鞠眞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書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請復之不報

丙寅徙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揚州元在淮南十三年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華元視勢家要族立推巨艦與之小官慱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三班院請下諸路轉運司具部內使臣歲所收職田之數第為上中下三等凡差遣不許連入上等從之

丁卯江南東路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唐詢同修起居注始詢使江東因辭得對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詢行才數月而馮京罷遂召詢入補其闕

戊辰命鹽鐵副史司封員外郎李參皇城使陵州團練使內侍押班武繼隆相度黃河故道

己巳秦鳳經畧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功初築城費一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戊寅内園使綿州防禦使入内押班石全斌為宫苑使利州觀察使仍給兩使留後俸入内供奉官管勾御藥劉保信為西染院使聽寄資並以監護温成皇后園陵故也知諫院范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皇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不報

庚辰遣官祈雪　賜河陽瀆州浮橋打凌卒衲襖

辛巳宰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名試館職温成皇后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瑾

請之

壬午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

還詞頭奏曰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宫苑使利州觀察使

未及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自

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悦其心便是朝廷恩典

本無定制唯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

示後世必以爲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

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

奉温成皇后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閨闥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輙撰告辭從之後三月全斌卒為入内副都知歟本傳獨不載此全斌傳有之　詔陜西轉運司自永興州至益州遞鋪卒方冬苦寒挽運軍器不息其各賜緡錢有差　又詔湖南鄰溪峒諸縣其令本路安撫轉運司舉官為知縣歲滿京朝官免入遠選人與免選

癸未西京作坊使高州刺史王道卿為西上閤門使初道卿以父貽永罷樞密使恩例後二年除閤門使至是道卿又自援大長公主子孫類多歷横行故未滿歲特遷之

甲申雪　梓州路轉運使司請徙昌州富順縣駐泊捉賊使臣於瀘州納溪寨半歲一更從之

乙酉遣官謝雪　文思副使柳涉言諸路兵官自令乞定所領親兵數如經戰陣陷失主將皆以軍法論從之

丙戌詔宗正寺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充出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盡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令陛下慈聖好諫寛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德之

美須要排逐言者令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非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不怒中書却欲必行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依勢作威警動朝衆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皆為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為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

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為君與臣同國
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因公子遂
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傳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
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令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
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
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思報然
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
奏以聞敞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謫官面蒙宣諭本末

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
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蝕風霧之異今臣竊
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内耳又京
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黄濁此皆變異之可
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
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恒風若而京房
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臣以此數者合之故知必有
異也然皇天保佑陛下至深至厚是以災異隨事輒應

欲望陛下覩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令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陛下且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敞以十一月十一日

庚午奏事延和殿後五日當是甲戌冬至日也鎮戎地震實録不書因附敞言于十一月末更須考詳删修

十二月癸巳太常少卿直史館張子憲為光禄卿子憲當遷諫議大夫而中書以為諫議大夫不可多除因除

光禄卿故事大卿監無帶館職者遂落職其後四歲乃
與趙良規等復俱貼職予憲還貼職在嘉祐三年三月　詔陜西河東
經畧司造披氊韋裘以備軍興
甲午賜廣州捕黎賊軍士緡錢
丁酉賜傳法院譯經三藏大師法護為普明慈覺傳梵
大師法護西天僧有戒行特以六字師號賜之
庚子翰林學士王洙太常少卿直集賢院王禹錫上皇
祐方域續圖　知幷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

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胗御脉不可遣上立命内侍竇昭押士明往視之

甲辰詔審官院自今内外官有酬奬處代還毋得復入有酬奬處

丙午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自今毋得出入臣僚之家

羣牧司言舊制陜西河東路十七州軍市馬自西事後止置場於秦州令内外諸軍皆闕馬欲請於環慶州保安軍德順軍仍舊市馬從之

丁未殿中丞直秘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秘閣
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内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
軍節度使謚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
温成治喪皇儀惟吉爭不能得宰相既遵詔惟吉頓足
泣下
壬子詔河北京東轉運使同詣鄆州銅城鎮海口審度
黄河高下之勢如興工後水果得通流即條具利害以
聞開銅城塞商胡議自郭勸等始見皇祐元年二月河北周沉燕度京東陳宗古也沉有論列當附開六塔

時

癸丑詔自今內侍傳宣先令都知劄報被受者覆奏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據趙抃南臺集此章以二十四日上二十四日癸丑也）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奴迎兒致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羣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

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禽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年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令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

賢德者朝夕翊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初執中家女奴死移開封府檢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抃即具奏而執中亦自請置獄詔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即嘉慶院鞫其事廓尋被病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昪又改命給事中崔嶧既而追取證佐執中皆留不遣抃及御史中丞孫抃共劾之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言不可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以為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詔罷獄不得其時或明年二月初令再附此勘官先差齊廓明

年正月因趙抃言廓病心風改差張昇尋又差崔嶧及曹觀前後凡四員此據孫抃劾陳執中第二章國史但記崔嶧不知張昇何故亦不竟此獄既差崔嶧又差曹觀皆不詳其事當考

孫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鞋登政事堂執中見之不悅且責吏不以告抃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顏所不憚矣執中不能平及遷中丞執中實專政柄每裁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抃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臣章示執中使凡事須衆論復熟然後奏稟施行執中見章益不喜一日

賜宴都亭驛坐席相近酒間執中微語抃曰覲中丞近日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幸無亟相侵也抃俛首不答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矣

甲寅益州布衣張詧為本州助教詧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澹泊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為事尤深於太元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田況上其發隱特録之詧辭不拜嘉祐四年十一月賜詧處士號

乙卯契丹國母遣始平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昌世寧州觀察使馮見善契丹遣彰聖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蕭福延崇禄卿（崇原本作崇福卿誤今據遼史百官志改正）劉九言來賀正旦

丙辰睦州防禦使宗諤上所撰太平盤維録降敕褎諭

置秦州弓門等九寨蕃落各一指揮

上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

年矣而區區之慮不能蚤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恥之夫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托後事出於素况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徳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閏有章氣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傳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

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徬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諱避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息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夫日君象

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夫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具載上終不以為罪述小溪人也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太常博士審

刑院詳議官吳及上疏推言奄寺以及繼嗣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得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竊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捐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世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

馬意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宫古人除之重絶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絶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為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

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宫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感應聖嗣必廣名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静海人也及此疏恐以皇祐五年上是年閏七月戊申朔詔内侍省自今内侍禁供奉官至黄門以百八十人為額或緣及疏也當考及除諫官在嘉祐三年二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至和二年春正月丁卯奉安真宗金像於萬壽觀初以神御帳損徙别殿及是帳成奉安如故德音降畿内輔郡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賜諸軍緡錢

戊辰荆湖北路鈐轄轉運司言知龍賜州彭師黨以其

族來歸詔本路常加存撫之仍議所與官及所居處與授田頃畒之數以聞師黨師寶子也師寶父仕義奪師寶之妻師寶忿恚故與師黨皆叛事具嘉祐二年九月乙亥邕州言蘇茂州蠻内寇命廣南西路經畧司發兵捕擊之仍令三班院武勇使臣七員為指使

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朝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上特行此禮因欲致奠温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已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温成特行此

禮虧損聖德莫此為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諫上從之不復至温成陵廟劉攽作韓絳行狀云絳嘗言此李清臣神道碑亦云而傳不載今但記扑

丙子徙知吉州司封員外郎蕭固為廣東轉運使

庚辰威武節度推官劉扑為司天監丞扑嘗挾術數言人禍福多遊公卿之門於是當改官判流内銓賈黯以為言故有是命韓絳傳亦稱絳之請蓋因劉攽行狀然李清臣神道碑不載今但存賈黯姓名

北京留守推官周豫為館閣校勘宰臣陳執中所薦

也　定州鄉貢進士趙肅上兵民總論十卷詔特免將來文解省試雖不合格令貢院特以名聞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卒始殊病寖劇乘輿將往視之即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已而卒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開封府門即死雖早貴然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狷急善

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皆其壻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爲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蠻宋史蠻夷傳作邛部州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婚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部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

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冦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静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輙遣還入境下令卭部川曰冦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人遂安已而得卭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方平以去年七月甲戌除

二月己丑朔增置益州外城廵檢一員專管勾城池

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為衛尉寺丞初知并州韓琦言固嘗造車陣法令以固所説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陳遇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鋭後方上置七槍以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以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為營陣若也古者鹿角車以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號今前後俱揷槍者擬此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後二戶高與箱等用革輓之吴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籠轂是也箱置床子弩一車上容五人弓二弩二其一

人擊金鼓以為一車進止前轅置蒙轒一以障韋車者古所謂㡣車也其車周回悉覆以氈以備矢石火箭也凡一車二十五人車上五人前挽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乘均以步騎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横列直布以為寨脚夜則聨制鐵索以擨陷地制其兩車之間用人五十其車相去不過五尺行止挾轅以為駐隊所謂伍承彌縫也唐李靖嘗引漢魏之法五車為陣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以法凖之

則跳盪為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車兼車乘而出也臣琦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陣以抑奔衝二則下營以為寨脚令今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既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他日復得敘官可不重其罰癸已詔仲約特勒停會赦未許敘用

給事中崔嶧受詔按治陳執中縱嬖妾殺婢事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傾左右執中甲午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代何中立也知諫院范鎮言陝西四路安撫使並以三年為滿今中立才二年遽使嶧代之恐諸路攀援寖成僥倖乞追寢嶧成命令中立滿三年不報

乙未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昇兼侍讀昇以老固辭上曰不為讀書但留經筵備顧問爾乃詔免進讀

御史毋湜言自今諸路帥臣及緣邊部署知州軍未赴任不許奏辟武臣俟至本部如有昏懦老疾者以其狀聞朝廷再行體量許別奏辟官從之

丁酉錄濠州團練判官李克勤子惟一為太廟齋郎克勤自陳歸朝歲久歷官無他過也 皇城使陵州團練使内侍押班武繼隆領果州防禦使書此為三月丙子范鎮有言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廢制獄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

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狠愎任情家聲狼籍八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虚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瘝官失職之罪臣不忍為也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誚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聰敗壞國體又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

詢訪博識之士惟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疎宜罷免者一也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煙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吴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吴充鞠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中外委寄當擇良才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

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移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令崔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謟受知執中遂舉豫名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夫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祐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之輩奈何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

此執中偏僻宜罷免若四也攸司之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已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州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絶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甚輕而斷罪反重搢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宜罷

免者五也夫正人讜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呂景初馮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卿刀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由執中也士夫諠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夫仁澤之及昆蟲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臧獲甚

賤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兒才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
髮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絶其飲食幽囚扃
鏁遂致斃踣又海棠者因阿張打決逼脅遍身痕傷既
而自縊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
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宄聞
固不少因而興獄尋自罷之厚顔復來無所畏憚三尺
童子亦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夫正家刑
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恥執中帷薄醜穢門闈

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毫賑䘏搢紳語及共所赧懟道塗喧傳相與嗟惜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讐所未讐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今天文譎見未退朝廷綱紀未立財用匱乏官師衆多敵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

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尋有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吴充鞠真卿刀約吕景初馬遵名還馮京俟修注有闕吴中復俟臺官有闕並牽復此據趙抃南臺奏藁注字云爾當各有日月今且依奏藁附此

御史中丞孫抃言嘉慶院詔獄本縁陳執

中特上奏章乞行制勘朝廷前後差官四員充制使獄體之重未嘗有如此者而執中務徇私邪曲為占庇上昧聖德下欺寮寀凡所證逮悉皆不遺致使獄官無由對定罔然案牘喑默而罷顯是執中要行則朝廷雖近侍之臣亦須差去按問要罷則本家雖女僕之類不得畧行追取欺罔悍頑一至於此雖陛下至仁如天至聖如神以君臣之分勉而容之如國體何如朝法何如公議何如廟社何如四方何臣恐天下聞之有輕朝廷心

蠻夷聞之有輕中國心古語曰善觀國者觀其紀綱而已矣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正本朝典法此據孫抃奏藁係第二章不得其時今附趙抃列執中八事後

癸卯西上閤門使李惟賢言禮賓副使郭逵上殿奏事至巳刻尚未退請自今上殿臣僚奏事春分前毋得過辰正春分後毋得過卯初若敷陳未盡令實封進内或須面對令後殿再引違者閤門揖下近臣臺諫官即勿拘從之

甲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救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德由執中令乃惑蔽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祖宗

大樂隳朝廷典故縁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内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内降内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令天下民困正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曽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於是鎮又言臣竊聞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者今張擇行疾病在第臣已奉使還京臣為諫官不可不辨臣去年十一月八日韋城奏吴充鞫貞卿事十二月九日衛水奏石全斌事二十四日到京二十五日上殿陛下諭臣路中文字盡收得又加勞臣臣奏使天下之人議陛下此是執政大臣之過又問陳執中家事臣奏臣新從

外來未知子細陛下言臺諫官不識體好言人家私事
臣奏人命至重臺諫官不可不言然不可用此進退大
臣進退大臣當責以職業所責有所勸勵吳充石全斌
等事是也自是臣復送伴河北至今月九日還京又聞
御史中丞已下皆言執中乞置詔獄却不遣干連人赴
制院此誠執中之罪也又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
決打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使
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是阿張自決打致死有司

亦未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可是為一婢子令國相下獄於國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初朝廷為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以正上下之分及為一婢子困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衆議未定時辨理執中至執中去勢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臣雖有不雷同以存國體一事不足以贖二事乞以臣章下御史臺牓於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須於天下使天下人知

臣之罪付於史官使後世人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若欲論執中才否及所行政事則臣去年八月一日劄子十月九日論兵民疏及温成葬事吳充鞠真卿石全斌等狀已具之矣鎮又言伏見陛下進退大臣不以職事而以私事故言事官大率急人私事而緩其職事設有急其職事必觀大臣進退之勢而後言之今御史言陳執中無學術不知典故等事是也執中一為參知政事再為宰相無學術不知典故有素矣至為決一

婢死而後及之此臣謂御史觀大臣進退之勢而言事也御史既知執中素惡郃必方執中之婢未死時不言郃必以非辜被重罰而臣嘗言之今陛下已許執中罷去而臣為執中辨理是臣不顧大臣進退之勢而言事也臣又聞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執中是報執中之恩然御史居常自待如此故亦以此待臣此不足以責御史也臣之才否與臣立朝之本末與出入執中門下與不出入執中門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者

近於誣臣非獨近於誣臣亦近於自誣若臣中路奏理執中有無文字則陛下知之臣不復言也準律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昔之造律之人非不知愛人命而造此律直以上下之分不可廢也今執中之婢正得有愆犯決罰致死無罪當勿論而御史繩之如此又言臣報執中之恩以疑陛下以中傷臣此無他直恐臣使不言爾臣為諫官為御史所恐而遂不言非所謂為諫

官也就使造律者出於執中婢死之後即御史亦須謂之報執中恩也此律為諸人設爾況國相乎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蓋明等級而尊天子也今為一婢子辱宰相陛下之堂毋乃易凌乎陛無乃太卑而近地乎非特太卑而近地也其勢反在地中何者諸人決婢死得勿論而宰相反受困辱此臣所以憤悶而太息也臣無賈誼之才而持賈誼之論為不知量也直以方今事勢正與賈誼之論同故不得隱默乞

以臣章宣示中書樞密大臣降付御史臺幷臣前狀依臣所奏一處施行鎮又言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牓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耶將以為非而畏之也以為是而畏之則可以為非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

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戾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戾者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已勝而專於逆詐也陛下何不敕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侍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

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幷坐賊殺不辜等數罪腰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願有代廣漢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決也以臣章幷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

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所職終身不齒以御史所奏為非亦乞依公施行范鎮累奏不得其時令附見趙抃劾章後

乙巳觀文殿學士戸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為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已累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鎬沮

撓不克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後且皆為敵人有矣訂鎬議非是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開耕禁地實録於此年四月丙申始載琦奏令移入此琦訂鎬議非是及弼請如琦奏並據兵志第二志云慶歷中河東都運使歐陽修上言代州岢嵐寧化火山軍被邊地幾二三萬頃請募人墾種充弓箭手詔宣撫使范仲淹議仲淹以為便遂以岢嵐軍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敵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十餘戶歲輸租數萬斛自備弓馬涅手背為弓箭手時并州明鎬沮

議事乃中止至和二年韓琦奏訂鎬議非是曰昔潘美患契丹數入寇遂驅傍邊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為敵人侵耕漸失疆界今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餘戶下幷州富弼議弼請如琦奏詔為條視山坡川原地均給人二頃其租秋一輸川地畝五升坡原地畝三升毋折變科徭仍指揮即擇山險為社以便居止備征防毋得擅役先是麟府豐州以閑田募置人給屋貸口糧二石而德順軍靜邊寨壕外弓箭手尤為勁勇夏人利其地數求爭朝廷為築堡戍守此兵志所書也耕岢嵐事與食貨志第一及慶歷四年所書稍異今附見更俟考詳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外雖強項內實姦邪朝廷故事多不諳練除改官序常至差錯平居不接士

人惟陰陽卜祝之流延入臥内干預政事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上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辭日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詔乃三月丙寅今并書）宰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内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

豪之人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實任役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家便先次差遣之類乃是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則求近地入近地則求在京并堂除陞涉省府館職檢討之類乃是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管庫之勞捕賊雪活之賞有司雖存常格已經裁定尚復有僥倖之請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

若不能守法多以例與之如此之類乃是敘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悅未幾復故實錄既於二月丙午書劉沆向奉德音云云又於三月丙子書沆所言三弊按三弊即向奉德音所禁者不應重出今刪削附此復故在五月辛酉

庚戌西南蕃龍以烈龍異靜入貢詔以進奉首領等九十三人為大將軍至郎將

辛亥詔入內內侍省應內臣曾犯罪停降復得敘名職者不許通計舊勞以覬恩賞

乙卯流内銓引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琪改京官上謂判銓賈黯曰琪雖無他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罷籍女壻令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爾耶且與募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泊之子也舉者二十四人據劉攽作黯行狀上有此言蓋黯發之也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涣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可責以辦

治乞令久任從之